

◇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◇山川故园

◇人间小景

左边狐狸右边葡萄

现在是凌晨两点或者三点，月亮已经爬到了楼顶的上方，月光有一些清冷和迷离。这个时候是夏天，刚刚还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远处的灯光湿漉漉的，四周的热气迅速弥漫过来，将灯光搅成了一团一团的雾，径直地顺着长街飘了过去。很是凄美。

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，月光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冬天的样子，有点凉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思维开始出现捕捉不定的混乱，我从雍容华贵的唐朝，想到千疮百孔的清末；从背着干粮的李白又是翻山、涉水，又是骑马、乘舟，千里迢迢去探望故友汪伦，想到瞬间可以连线的电话和网络；从眼睛长在前面的动物吃肉、眼睛长在两侧的动物吃草的自然辩证关系，想到人的眼睛既然长在前面，为什么又要吃肉还要吃草……我浮想联翩，我知道自己再次遭遇失眠了。

黑夜依附在空气里，舒缓地浸漫过来。当街上轰轰隆隆驶过一辆汽车时，我凭经验判断那肯定是一辆消防车。天快要亮时，四处游动的思维忽然停顿下来，脑中一片苍白，空洞无物，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，在模模糊糊中，我好像想到了一只狐狸和一个葡萄园，那只狐狸三步或者两步，腾空或者落下，仍旧吃不到架上的葡萄。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早上，太阳还没出来。媛约我去葡萄园，葡萄园在新城，要坐早班车，可车还没发。媛说：我们骑车去吧！于是我捎着她上路了，自行车在泛着白光的马路上自由地穿梭。我说像一条鱼，媛说像一只鸟。我说那就像鸟吧！我们开始飞。正飞在兴头上，媛不知不觉地搂住了我的腰，我顿时感觉到一股水的力量慢慢地将我湮没。

阳光很好，照在每一颗葡萄上，使得每一颗葡萄都鲜嫩欲滴。我们在葡萄园里三步或者两步，腾空或者落下。

我是那只狐狸吗？我在葡萄园里不止一次地问自己。

狐狸除了喜欢给鸡拜年以外，还喜欢吃个葡萄；现在既不是唐朝，也不是清末，而人呢照样吃着稻米和小麦；李白如果还活着，会不会依然去“忽闻岸上踏歌声”呢？说不定他也会用电话和网络，要么给汪伦打个问候的电话，要么给杨玉环发个暧昧的微信；我今天吃得肉就比吃得草多。我幽默地想。

我们离过去越来越远了。葡萄在风中哭干了眼泪。那个美丽的女子媛或许忘记了从前的自行车。

从门缝里透过的一丝光亮可以推断出，多年后的这个早上，天还是这么亮的，外面还是充斥着喧哗与骚动。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莎士比亚，他对我非常诚恳地说：不想那么多，想多会失眠；只想一点点，身体才康健。麦克白不是说嘛，人生如痴人说梦，充满着喧哗与骚动，却没有任何意义。人生就是过日子，把属于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完了。想那么多没用，当心把脑袋想破了。趁着天还没大亮，抓紧时间打个盹儿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呐！我的孩子。莎翁说完就得意扬扬地开着他那辆锃亮的大奔，呜一声，就不见了。

左边和右边，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别离，就像狐狸与葡萄，永远都无法融合。

街灯熄灭了，月亮消失了，太阳似乎还没出来，窗外仍然是那么大的天，天上好像还有几片到处游荡的云。

我起身走到窗前，突然看见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，紧紧地趴在有些脏兮兮的玻璃上，十分吃惊地望着屋里这个只穿了一条裤头的家伙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伯母的青橘子

赵仕华

健康的时候总想着啥也不干，天天躺着才好。真躺下了，才知道这滋味不好受。我在屋檐下走过来走过去，看蜻蜓点水，看蝴蝶绕着花飞，看蜘蛛在墙角织网，看白猫和黄狗在院子里打滚，看蚂蚁排着队搬家。开始还觉得新鲜，看久了，什么都没意思了。整个人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大概这就是人们说的低谷吧！

伯母家有一块田，就在我家房子不远的地方。那天我在屋檐下发呆，她扛着锄头从田埂上过来，看见我就停下来说话。问我吃得好不好，我说什么都不想吃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家橘子快熟了，回头给你摘些来。”

我一听橘子，嘴里好像真的有了点味道。她家那十几棵橘子树，结的果子又大又甜，每年熟的时候我都去摘。我盼着她快点来。

第二天她就来了。用手巾包了一包，两个口袋也装得鼓鼓囊囊的。我接过来一看，那橘子还是青的，小小的，皮厚，一看就知道还没熟。剥开一个放进嘴里，酸得我皱眉头，还带着涩味。但对那时候的我来说，已经是难得的味道了。

她看着我吃，笑着说：“在家歇着没晒太阳，‘油辣菇’都变白了。”



◇书心书影

根植于现实的浪漫——浅评活石散文《日出东方》

江华玲

《日出东方》是一部根植于现实的浪漫风格散文故事集。这种风格源于诗歌的意象表达、小说的情节构思、散文的情感描写、新闻的现实记叙。这四点使得该书兼具浪漫与厚度。从而让我看到，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，在于实现日常浪漫、艺术创造与文学底蕴的和谐共生。

活石先生，本名石勇，是中国作协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、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的会员，曾为鲁迅文学院学员、湖北省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全书约15万字，按照生命的群像、生活的哲思、旅途的见闻、记忆的钩沉等分为四辑。

第一辑：日出东方，温暖众生。作者开篇的《日出东方》，是以穿越童年至壮年、跨越中外六个地方的日出为线索，串起一个人、一件件事。全文以情感充沛的一万字写到71个（群）人物。所有的人物和事情都在日出的光芒中熠熠生辉。

《车过雪峰山》用小说般的故事情节写少年的成长、温暖的亲情、厚重的友情、传奇的经历。《葵花向阳》随地理位置的变迁写父亲一生。《生命之湖》展现了城市和大地的生命之湖，以及作者生命和成长的记忆之湖。

第二辑：走出家门，思绪纷飞。用17篇短小文章呈现了世间各色人等，从冷香的梨花到暖香的厨房，从风筝线到电话线，从苍蝇到流浪者，从武大郎到独身者，从花瓶到唯一的爱人，从胸痛到女友Z，从不叫的狗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……一个个小故事中藏着百家姓，迂回式的画龙，寓言般的点睛。

第三辑，旅途漫游，记忆疯长。这一辑书写了在湖北省援湘“双结双促”活动中遇见的维吾尔族女教师和环卫女工、蒙古族餐馆经营者及“双促”义务宣传员等多位劳动者。作者先后用艾比湖洁白的盐花、盐碱地扎根的骆驼刺、怪石嶙峋挺立的石山、戈壁滩顽强的胡杨、北疆灿烂的薰衣草来比喻这片土地上劳动者们的“热爱像石榴一样沉甸甸的，丰盈了这个季节”。还写到了文学、故友、景点、石头、亲人、古城、水鸟、风物，可谓一枝一叶皆关情。

第四辑：人生驿站，雁过有痕。作者用16篇文字抒写了云南文学采风的一众作家与藏地风情，绍兴鲁迅故居唱越剧的老奴，海边别墅的花工王伯，克莱德曼音乐会的JJ，北海湾的中秋月……感恩，友情，珍惜，感动，思考，这些核心意念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汩汩流淌，汇成一篇篇文章。

从整部文集来看，其诗歌的意象表达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和强烈冲击。写鄂尔多斯花

她一直这么叫我。“油辣菇”是一种黑色的蘑菇，我小时候成天在外面疯跑，晒得跟炭似的，她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。她家是我最爱去的地方，因为她儿子也就是我堂哥，屋里堆了好多书。我在他那儿看过《胜英保镖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《廿十九妹》，那些书打发了我好多日子。

橘子快吃完了，伯母又摘了些来。后来就成了习惯，隔个三五天她就送一次。有时候我不在家，她就放在门口的石阶上。靠着这些橘子，我心里就有了盼头。我常猜她下次什么时候来，会不会多带几个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橘子从青变黄，从黄变红。味道也从酸涩变得有了甜味，越来越好吃。

今年七月回了趟老家，在村口碰见了伯母。她头发白了，背也有些驼，但精神还不错。我提起当年送橘子的事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：“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你还记得？”

我没说话。转身走到她家屋后，那十几棵橘子树，只剩下几棵了，满树青果。我伸手摘下一个，剥开咬了一口，酸得直皱眉。伯母站在身后笑：“还是那么酸吧？”

我把剩下的半个塞进嘴里，点点头。酸味从舌根漫到喉咙，和那年一模一样。

福景

翁桂涛 摄

槐，作者引郑板桥的“绿杨深巷，人倚朱门，薄梳云鬓”“明岁早些来，烟花待剪裁”；写老兵荒山，他用“千年荒山岭，六载变画廊，理想天堂，绿色银行”概括；讲茶道怎样疗愈现代都市人心病时，他引用“金帛本无定，名声一笑之……”

小说的情节构思，让人物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色彩，让阅读充满过程追随和结局期待。《车过雪峰山》中司机老米从埋怨到卖力、姨父从犹豫到坚持的转变，还有主人公作为中学生，组织团队赊账收购4吨柿子，租卡车拖到长沙去卖，一路波折不断。《葵花向阳》中父亲照顾手术中的我，我为治疗父亲的肿瘤奔波，童年时两个姐姐为救我溺水而去，我又是怎样的劫后余生。这些故事皆在拉家常式的讲述中铺展，既传奇又真切，引人共情。

散文的情感描写，极大地丰满了文章的血肉。作者对自己第一次经商、第一次进工厂、第一次发表作品的细致描摹，对父子亲情、父爱如山的深挚刻画，对与周昌义老师“君子而不同”的坦诚书写，让文字兼具温度与穿透力。

新闻的现实记叙，真实地反映时代脉搏。在关于新疆博州的人物采访中，他以意象起兴，再叙人物事迹，把新闻报道稿衍生成散文，将艺术性与思想性充分交融，讲述关于民族与团结、故土与根源的深刻故事。

作者用散文、诗歌，包括小说的某些意境的想象、情节的安排，把文章的层次感和张力拉满，褪去恢宏格局，改用诗风文韵，描摹普通百姓在时代洪流里的坚守与初心，从社会各界的大方之家，到永不言弃的小微人群，完成了从庙堂宏大叙事到民间烟火百态的温和下沉。

通观全书，主人公身上有一种游牧的气质。他一直在行走，从不放弃自己的行程，尽管这个代价有时候是孤独、寂寞或者寥落。但他身上是有使命的，也许他有一群羊要放，无论他跟什么人相遇，他终究要去放他自己的那一群羊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来

许冬林

南方雨多。房子漏雨是大人们的忧愁，但也只限于大人。大人们在湿答答的空气里锁着眉头，可是，我们小孩子却是欢呼雀跃的。

我们不知道雨什么时候来。雨来前常常刮风，我们喜欢刮风。

“起风啦！”堂哥奔到门前的场地上欢呼着，像个山大王。树枝在飞，地上的树叶草屑在飞，大黄狗和小花猫也奔到场地上，追着树叶和草屑玩。

乡村的世界难得这样动起来。

我们小孩子最想要飞了。趁着大风，我和弟弟赶紧从父母的床上扯来薄薄的毯子，然后系在脖子上，背后摊下一大片牡丹凤凰的图案——我们有了侠客英雄们常常披的披风。我们披着还散发着汗味的毯子披风，站在门前的场地上，张开双臂，让大风从我们身上刮过，再鼓起我们的披风。我们手执鸡毛掸子为刀剑，一手牵着毯子披风，迎着大风在场地上奔跑。

我们不知道雨什么时候来。我们快活地奔跑，做大风里旌旗猎猎的英雄。雨喂养草木庄稼。大风喂养我们。

奶奶站在门前后喊：“丫头小子们，快回来，要下大雨了。”我们假装听不到。

公鸡母鸡躲在柳树荫下避雨，一群黑羽毛的鸭子嘎嘎叫着，也躲在菖蒲丛里。它们都不回家，我们也学着它们避雨。我们解下我们的“翅膀”——这个已经被雨打湿了的毯子，一人牵一头——我们搭了一座布房子了呀！

雨下着下着小起来，我们收了布房子，快活地奔向路面低洼处，在那一碗深的水沟里踩水来玩。浑浊的水花四溅，溅得满身满脸，我们哈哈笑着，比鸭子还像鸭子。在外干活回来的母亲半怒半嬉笑着，奔到水沟边捉我们小孩子，她总是先捉了弟弟，拎给父亲，再去捉我。

刮风下雨，是如此令人快活，大人们却不懂。我们垂头丧气地被大人拎回家，被按进大木盆里洗澡。

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碰到房子漏雨，那就热闹了。最好是台风天，大风把瓦片扫得偏离了原来位置，雨水不一会就从屋瓦的缝隙处落下来，此时家里的脸盆、脚盆、铝制小锅和大号的汤碗全摆出来了，桌子上，墙角处，房门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满屋子响起。奶奶举着盆在接漏雨，我和弟弟总是抢着去帮奶奶干这美差。此时捧盆接水，总有一种丰收感，好像不是在接水，而是秋天打枣时节在树下接枣子。

遗憾的是，我家是砖瓦房，接到的漏雨在盆子里水色单清澈一，偶尔在盆底晃动一小撮细碎的干苔藓或泥沙。我那时最喜欢在外婆家接漏雨，外婆家是草屋顶，接到的漏雨是酱油色的。我真想向外婆进献我天才般的发现：下次不要叫我去江堤上的小店里打酱油了，就存下我接的这酱油雨吧！

雨不知什么时候来，有时候是半夜来。大风裹挟着雨，屋顶上树枝扫动屋瓦的声音唰唰地响，母亲起床在点灯，父亲在屋子里找盆盆罐罐接漏雨。我睡眼惺忪，看看我们的屋子，一时有了异样的新鲜，心里一阵快活。原来贴在窗台边的红长桌现在退后一两步，那桌子上的梳妆镜上还滚动着水珠子。原来靠墙的几只大衣箱连同箱子一起被挪到了床边。哇，我们睡觉的大床也要挪位置了，父亲和母亲两个在抬床，我坐在床上，摇摇晃晃，像是坐轿子。我早就厌烦我们的大床一直靠着后窗太紧，我玩捉迷藏时几次想挤到大床后面都未能成功，这下好了，大床和后窗之间终于开辟出一条新通道了。

在风声雨声里，在重新排列组合的家具之间，在滴答滴答的雨珠落盆的小夜曲里，我慢慢合了眼，清凉睡去。

翌日天晴，一切又恢复了原貌，红长桌回到窗台边，大木桌回到后窗边，盆盆罐罐回到厨房里……没有风，毯子做不了我的翅膀。我心里黯然忧伤，于是默默期盼，期盼下一场雨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忽然下到头顶。

